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拊掌錄

歐林魏
文紆易
著譯

嚴既澄校註

商務印書館發行

卦 掌 錄

著文 附註
譯 許易 林觀
註校 范既第



編主五雲王
庫文有萬
種千一集・第

錄 掌 拊

著 文 歐
譯 紆 林
註 澄 魏
既 嚴

路南河海上

五 雲 王 人 行 發

路南河海上

館書印務商 所 刷 印

埠各及海上

館書印務商 所 行 發

版初月二十年二十二國民華中

究必印翻權作著有書此

The Complete Library

Edited by

Y. W. WONG

THE SKETCH BOOK

BY WASHINGTON IRVING

TRANSLATED BY LIN SHU and WEI I

ANNOTATED BY YEN CHI CHENG

PUBLISHED BY Y. W. WONG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China

1933

All Rights Reserved

導言

嚴既澄

一 引論

當美洲合衆國的文學界上還沒有放射出華盛頓歐文的光燄來的時候，英國有一位很負時譽的著作家雪泥司密斯（Sydney Smith 一七七二——一八四五）曾經很輕蔑地加美國著作界以一句總評道：「有誰會讀一本美國的書呢？」這一句評語，其實也不能算是這位著作家的一人的私言；他祇是很不客氣地拿這一句話來表示那時的英國學者所同具的觀念而已。那時候英國的文人、學士，大概都以爲這一片講平民主義的野人所居的蠻荒絕域裏所能够產生出來的，祇有一些奇怪鄙陋的東西，絕不會有高華優美的文學呈現於世人的眼前。實則在那時這樣想着的，又何嘗祇有英國的文人？就是美國人自己的意思，又何嘗不承認他們自己雖然沒有甚麼傑出的文學產品足以和他們的母國的繁富的出產相抗席？因此，他們大概都懷着很熱烈的想望，一心希望他們果真有在文學上獲得母國的獎譽和信服的一日。就在這樣的時期和情勢裏，我們這位摺掌錄的作者絡繹地發表出他的詠奇而馴雅的故事創作來，像天然風景一般地自然，像人人看見

童時代所同嗜的故事一般地清涼而多趣；牠的取材是新鮮的，創作的，牠的格調是高華的，雅麗的。在那時的英國作家裏，實在找不出一個具有同樣的風格的文人來。於是一時文壇的壁壘，為之一新；一時文人的耳目，為之一震。凡是用英文著作的文學家，都很驚奇地競相傳誦這第一個值得注意和稱美的美國文人。當時英國的文學界的泰斗，是拜倫（Byron 一七八八——一八二四）和司各德（Scott 一七七——一八三二）兩人，而這位美國新進作家，經過許多英國的批評家一致地推崇稱美之後，便已居然達到了「追逐李杜泰繡」的光榮的地位。到這時候，司密斯的那句輕薄的問話，總算被他很滿意地回答了。

英國十九世紀的大文學家，和狄根司（Dickens 一八一——一八七〇）平分一時的文壇聲望的沙克雷（Thackeray 一八一——一八六二）曾號歐文為「新的文學世界派到舊的文學世界來的第一任大使」（the first ambassador whom the New World of letters sent to the old）這個名辭，很足以表示當時的英國文學家歡迎歐文熱情。這時候的美國人，不是正在渴望着一個普遍承認的天才的作家，以滿瀟向來所受於母國的譏笑麼？現在，他們居然聽見母國的文壇健將以這樣的榮名加於他們的國人身上，他們是怎樣地驚訝而且歡欣啊！他們應當以怎麼

樣的熱情來歡迎這個國人，而鼓舞着他，使他更起而與母國的文學名家相角逐於英文的文學界上啊！歐文在他的中年以後的半生裏，享盡多少榮譽，這正是分所應爾的事情，而美國的批評家，競以「美國文學的始祖」的頭銜貢獻於他，也正是沒有甚麼誇過當的地方。就歐文對於美國文學界的功勞和影響看來，他自然是應當永遠享受着美國人的「馨香俎豆」的崇拜的。就是後來美國有了比他更為出色的文學家，也絕不會動搖得了他的地位啊。

然而這位文學家，也自然和其他的偉大的文學家一樣，所影響及的，並不以英語的民族為範圍；他的無盡的光榮，也當然是普遍於全世界的。在他訣別了這個世界以後的這六十年內，他的榮譽祇有一日地地增加；而他的享受崇拜的地域，也祇有一日地推廣。約摸當他死後的第五十七年左右，他的故鄉的隔着一個太平洋的對岸上，又多了一個頂禮膜拜於他的巍巍高座之下的十九歲的少年——那就是現時做這一篇「拊掌錄導言」的我。我現時還是很清楚地記得：在那時初讀他的克萊因先生的雜記（The Sketch Book of Geoffrey Crayon, Gent. 就是這本拊掌錄的原名）的時候，已經「五體投地」地敬禮而且愛慕這位文人——並不是由於知道他的文章做得好，而實是出於極端愛慕他的清涼而悠遠的心境，他的溫柔而豐厚的感情，和他的優游

而純淨的身世。那時候，我所受於他的印象極為深刻清明，使我後來進而讀他的阿爾漢白勒故宮（The Alhambra，就是林紓譯的大食故宮餘載）和華盛頓傳、旅行述異等書的時候，便覺得隨處都能够瞭然看見這位文人的風格和感情，他的一字一言，都能够深深地感動我的心靈深處；在這一方面說來，世界上似乎再沒有第二個文人的作品，對於我能够有同樣的能力了。還記得我那時的日記上，常常有提及這位作家的地方；而在一頁裏裏述過他的身世而後，曾經很感動地自己寫了「去住儼然，無望無礙；仙乎此境，跂予望之矣！」這兩句話。自然的，個人的嗜好，有作者和讀者間的性情的同異爲之左右，我自己也知道我對於這位文人的愛慕和敬仰，也許有很多過當的地方。即在我所讀過的小小部分的文學作品裏頭，也不見得就果真沒有比這位文人的幾部名著更富動人的魔力的。因此，我便自己覺得：如果我是有替人作導言或評傳的資格的那麼，在英文文學界中，最適宜於我的這種工作的文學家，便要推這位華盛頓歐文。我自己知道：我的少年的生活，的確曾經有過一個很爲他的作品渲染過特殊色彩的時代；直到今日，他還是受着我的熱誠的崇拜和愛慕的英雄之一。我現在就以這種熱烈的感情，很敬慎地將這位英雄和道本足以想見他的爲人的名著介紹於我們的初次和他相見的讀者之前。

二 華盛頓歐文的生平

華盛頓歐文生於西歷一七八三年四月三日，而卒於一八五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他出世的一年，就是美國的獨立事業完全成就——與英國簽定巴黎和約——的那一年，而他去世的一年，則恰是達爾文 (O. Darwin) 一八〇九——一八八二年的劃分學術界的前後世界的物種原始初次出版的時候；我們祇要記着這兩樁文化史上的大事情，就容易記得這位文人的生卒年代了。他誕生的地點，是紐約城中的威廉街 (William Street)。他的父親，在年輕的時候，曾做過英國的郵船上的小官員，過了好些時候的海上的生活；等到結了婚之後，他便離開海面，在紐約經營起商業來。他是一個嚴整而誠懇的教徒，而他的妻則是一個溫和細緻，很有智識的女人；他們一共生了十個小孩——其中長大成人的凡七個——華盛頓歐文便是他們的最小的兒。他們的家庭是嚴整有規則的，那些小孩子，都很恭敬他們的父母。

歐文的幼年時代，並沒有甚麼出色驚人的地方；在學校裏，他也祇是把日常的功課做得很好而已，不會顯示出甚麼過人的天才。他的幾位哥哥，都會受過大學的教育，而他的學校裏的生活，則過的並不長：才到十六歲，他就離開了學校了。這種情形，固然有一半是因為他的身體不好，但也

有一半是由於他的厭惡學校裏的平凡的、刻板般的功課。本來無論那一種的刻板的生活，都是他所深惡痛絕的；因此，當他的哥哥們圖慮着他的脆弱的身體的時候，他自己也早已有了急要擺脫這種束縛的心思。那時候他所愛讀的，都是那些關於游歷的書和幾部有名的神話故事之類。這些書裏，最足以引起他的漫遊的興致的，就是格蘭那大的內爭史（History of the Civil War of Granada）。除了讀他所愛讀的書以外，他又歡喜看戲，常常在他的嚴厲的父親以為他已經安穩了的時候，暗地裏跑到戲園；在這幾年之中，他看了不少的名劇了。他還有一種很重要的嗜好，就是愛東塗西抹地亂做文章。據說：他在十歲的時候，已經做過一首詩，去調笑一個同學；在十三歲時，又編過一本戲劇。到了他離開學校的時候，他居然有幾篇關於道德的論文發表在一種週報（The Weekly Museum）上了。這些東西，自然都是不十分重要的，但也可以表示他的童年時代的文藝的傾向。

從他離開學校到他的二十一歲這五年間，也沒有甚麼可記的事情。他學了幾年法律；但法律對於他的沒有意味，也正和拉丁文差不多。他天然是一個漫遊閑散的人；在這研究着不合口味的學問的時候，他的單調無聊的生活，祇有藉着近地的旅行隨時消遣過去。除了旅行以外，他又做了

一些文章發表在他的哥哥彼得 (Peter Irving) 所編的晨報 (Morning Chronicle) 上，署着兒司泰 (Jonathan Oldstyle) 的名字。這些文章都是讀評那時紐約的時髦風氣的論文，雖然未曾豁然大顯他的天才的鋒芒，但從一個十九歲的青年做出來，總算是難能可貴的。而且從這些文章裏，我們已經可以看出他對於文學的好尚來；牠們都是阿狄生 (Addison 一六七二——一七一九) 的旁觀報 (The Spectator) 裏的文章的模倣品，原來在這時候，他已經深深地受着阿狄生的影響了。

總括他的在一八〇四年以前的二十一年的生活，我們所要注意的是：他是生長於很舒適的家庭裏的；他所受的學校裏的教育很少，大概他的學問，都是從自修和旅行，以及後來的親接許多學者和文學家的朋友得來；他的文學的和著作的興趣發達的很早，從十歲以後，他便很明瞭地表示出這種傾向來了；他出了學校以後，又學了好些時的法律，但他對於這種學業很少興趣，結果使他自已知道走不入法學家的路邊。從他的二十一歲以後，他便迂緩而穩定地向着文學的前程發展下去了。

就在一八〇四的這一年，他的身體很有成功癆病的恐慌；他的幾個哥哥希望旅行可以醫治

他的這種病便叫他到歐洲去遊歷。這一次的遊歷，雖然祇有兩年的時候，對於他是極有裨益的。在這兩年之間，他游歷了法國、西普萊（Cyprus）、意大利、荷蘭和英國這許多的地方。他的溫厚的性情和他的結交的豪興，使他到處受着歡迎，而且結識了不少的好朋友；在好些地方裏，這個「少年的美國游歷家」更獲得好些人的稱美和驚奇。而且命運的神很加惠於這個籠子，替他安排了許多千載難逢的盛會和奇遇，以滿足而且培養他的好奇嗜幻的心情。她替他安排好機會，使他目睹利孫（Wilson 一七五八——一八〇五）將軍領着大隊戰艦向着特拉發兒加角（Trafalgar）在西班牙西南岸線，一八〇五年彌利孫大勝法海軍而戰死，即在此地）進行；又使他在游覽法國南部的時候，因為那時的英國和法國正在戰爭中的緣故，被法人疑作英國的間諜而被擒；又使他在到西普萊去的航路中，遇着了海盜，經歷些旅行的危險的狀況。這種種的際遇，都是很能夠滿足他的好奇心，而擴大他的怪誕不經的幻想的。那時候他的許多家信裏，也載滿了這些使他驚喜的事情，恰好供給他作鍛鍊他的文學的描寫刻畫的技術的材料。

在這兩年之中，他留寓最久的地方是巴黎；便在那裏大大的啟發了他的音樂的興趣。他常常到戲園去觀劇，竟使他對於歌劇的醜態成爲他的終身的特性之一。在這時候，他又已開始他的廣

關的著名學者的交游。而當他小住羅馬時，他又認識了那個著名的美國美術家阿兒斯敦 (Alston, 一七七九——一八四三)，他們倆立刻發生熱誠的友誼，甚至於幾乎使歐文自己也決定拿繪畫來作他的終身的事業。總而言之，他這兩年的旅行，不但收得了很美滿的恢復健康的結果，並且替他立定了無限的後來事業的牢固的根基。到了一八〇六年，他便換了一個很強健的軀體，帶着一副很鮮活的精神，回到他的故鄉。

從歐洲的遊歷回來，還沒有多少時候，他便居然在威堅尼亞州 (Virginia) 的列曼豪城 (Richmond) 做起法庭裏的公家聘任的律師來。這個職任，那時候算是很出色的；他的聲名也因此稍稍傳播起來。但他的天性原是和法律很不相近的，上面已經說過了。因此，在這時候，實際上他並沒有和法律接觸過多少時期；過了不久，他便情願拋棄了這個位置，而去幫助他的兩個哥哥，依尼沙 (Ebenzer) 和彼得，經營一個做進口生意的商店。但這也是不言而喻的，他在哥哥們的商店裏，除了坐享餘利以外，並沒有做過多少的事情。他並且借着商業上的機會，常到各地方去大暢他的旅行的欲望，像華盛頓、蒙脫利爾 (Montreal) 等地方，都是藉着商業上的機會去遊歷的。那時候他還遊覽過波兒武摩 (Baltimore)、斐拉的爾尼亞 (Philadelphia) 等處，但以留居紐

約的時候爲多。

在一八〇七年，他和他的哥哥威廉（William），他的好朋友包爾（James K. Paulding），三人合辦一種不定期的雜誌，名叫「拼盤」（Salmagundi）。這個雜誌的性質，是以談諧風俗爲主的，出了一年多（1807-1808），共出了二十本。「我們的宗旨」這三位編輯人宣言說，「不過是教導年青的，改造年老的，矯正城市裏的惡習，以及監督時代而已。」他們這個小雜誌，很做成一點風氣，牠的銳利而諷諷的評論所掙得的多數人的歡迎，正和一百年前的旁觀報所享受的差不多。

一八〇九這一年在歐文的年譜上是很關重要的，因爲牠看見兩樁關係於歐文終身的大事。第一件，就是他的第一本喚起時人注意，而立刻替他掙得文壇廣譽的著作的成功；第二件，就是他的未婚妻的棄世。他的未婚妻名喚荷富曼（Matilda Hoffman），是他的法學導師的女兒，是一個美麗而且溫柔的女子；她的一死，使歐文感著極端的悵悵，甚至於使他到死沒有拋棄他的獨身終老的決心。他到後來自己說道：「這樁事情似乎把我的全部的性質都改變了，而投擲一點愁雲在我的性情上，永遠不能脫離。」這是真的，我們從他的許多書信和作品上，都可以隱約地見得到他的低徊悵悵的悵悵的感情，然而在他的完成於這件悲慘的事情才發生了幾個月之後的第一

部著作中，我們却絲毫找不到他的悲愁的痕迹。這豈不是很奇怪的事情麼？大概也可算是歐文的一種特色了啊。

這第一部的著作就是尼卡博克的紐約史 (*History of New York by Diedrich Knickerbocker*)，是一本敘述紐約城當初在荷蘭人的統治時的歷史，牠的體裁，是以談諧娛人為主旨的。這本書出版之後，立即使牠的作者名揚大西洋兩岸，使他進而列席於當時的英文的文學作者之林。就連那時的文名久播的大作家司各德也居然做了牠的高興的讀者，更足以鼓起英美兩國的人民對於牠的作者的信心。本來從這一年起，歐文便已經有了很好的機會給他走上他的文學生命的路程；然而在那時候，他却很不願意就此把他的全部的前程歸附於著作的事業上，很不願意終身做一個純粹的文學家。因此，在這本書出版以後，他便攔起筆來，將他的全副精神專注於他的哥哥們所辦的商店上，而實地插身入去做他的哥哥的佐理員。

一八一四年，歐文忽動了投筆從戎的志願，自請於紐約的州長，入軍營任了短時間的軍務秘書。這或者可以顯示他雖然永遠帶着優游蕭散的閑情，但他的心中却不是沒有剛勁英豪的氣概的。而在他任了這個職位以後，因為要隨着海軍去遠征海盜的請求被拒却了，他便快快地辭了職。

重新回到商業上去。到了明年，他一半爲着他的店裏的事情，一半爲着他自己的浪遊的快樂，便開始他的第二次的歐洲旅行。在出發的時候，他原是預備幾個月就要回來的。那知道一住便住了十七年；等到他重見故鄉的面時，他自己和他的故國都已經經過了多少的大變遷了。

從一八一五年到一八三二年的這十七年間，便是我們這位少年作家自含苞始放而漸臻於燦然開滿的一段過程。他逗留在歐洲至於這樣長久，是頗足令人詫異的。雖然他有一個姊姊住在伯明罕（Birmingham），而利勿浦（Liverpool）也有他們的支店在。他的久留，是因爲一椿樁意外的事情繼續發生，總是妨礙着他的還鄉；其中的第一件，就是他的在利勿浦主持商業的哥哥得了病，不能照常做事，而他們的商業也一日日地衰落下去，情形很是不佳。自從他身游歐洲以後，直到一八一八年止，這三年間，他的心思氣力——除了幾次假期的旅行外——完全用於維持商業上，使他過了三年長期的煩惱的生活。一直支持到一八一八年，他們的商店終於倒閉了，他便不由自主地跑到倫敦去，開始他的光榮的墨筆生涯。他的後半生的事業，便在這時期決定了。

我們必須記着：這位文人的幼年的身世，原是很安樂的；他一需沒有受過甚麼經濟的窘惱，因而養成了一種把生活看得太容易的毫不經心的態度。到這時候，兄弟們一同入於窮鄉，纔喚起他

的注意，使他知道稼穡的艱難；他知道從此以後，不獨他自己要自食其力，并且連他的幾個哥哥也要靠他這支筆來拱養了。在他決定拿他的筆墨去謀生活之前，他着實經過一番遲疑審顧，但情形壓逼着他，祇餘這一條生路給他走了。於是他終於舉起他那支成功的筆，奮步向前。

這第二次的文學嘗試首先產出的，就是克萊恩先生的雜記——在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〇年的兩年間，分七小本刊行於美國；後來合成兩大本，在英國出版。於是他的文名，便很牢固地立定了；他的讀者，從前祇認他作一位新進的作家的，到這時候，便都把他推崇到第一流的作者之林，不止是當時的，并且是全部英國文學史上的。在這部書出版之前，他已受過司各德的聘請，要請他到他的書店裏做一位編輯；但他自己覺得過不慣那種故紙堆中的平凡的生活，辭不肯就，而常常寫些抒情或敘事的短文分期寄回美國去印行。結果就成為這部雜記。從這時候起，他繼續地做着差不多的體裁和格調的文章；在一八二一年，成柏黎司白烈撮堡（Bracebridge Hall）；越三年，又成旅行述異（Tales of a Traveler）。這三部都是很得大西洋兩岸的讀者的歡迎的書，而那本雜記一半因為牠是最先出版，一半因為牠包涵着「李迫大夢」（Rip Van Winkle）和「睡龍」（The Legend of Sleepy Hollow）這兩篇談說動人的創造品的緣故，最是流傳廣遠，家絃戶誦，到今日

依然可信沒有一個英語的民族裏的書讀人不會讀過牠。

一八二六年，歐文在歐洲住了十年之久；借着那時美國駐西班牙大使亞歷山大哀發列特（Alexander Everett）請他去翻譯西班牙著名史學家拿發利脫（M. Navarrete 一七六五——一八四四）新發表的名著哥倫布的水程（*Voyages of Columbus*）的機會，他的文學生活便另闢出一條新道路來。他一嚮是熱誠地羨慕著西班牙的仙境般的國土和她的傳奇般的歷史傳說的；自從他幼年時熟讀過地希他斯（*Gins Perez de Hysas*）的格蘭拿大內戰史以後，便渴想着去觀覽西班牙的歷史的名都，這種希望，後來又被他的西班牙文學史的研究增高了不小的熱度。現在，他的夙願可以大償了。他連忙跑到西班牙的國都馬德里（Madrid）去，在美使館中受了一個閑職，而盡日致力於搜索這個故國的遺聞逸史，而且日日埋頭於那裏的遮蘇意大學（*Seville College*）的藏書樓裏，尋幽探隱，很讀了不少的奇書。他在那裏一連留住了三年，這三年實在他的最有進益的修學時期；即就他的一生說來，這三年也可算是他的唯一的刻苦用功的時代，在以前和以後，他都不曾有過像這樣專誠讀書的機會。那時他所發見的關於哥倫布的材料太豐富了，使他不能不拋棄了翻譯那本新書的本意，而自己作成一部哥倫布的生平及其航道（*The Life*